中國佛教藝術之承傳與創造

姚夢谷

講於第二十二次慧炬粥會

佛教傳入中國，公認爲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六七年）。三國魏晉之際，已流佈於長江以南，至南北朝而盛極一時。其時，適值中國歷史上之大動亂，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無不默斯長生，追菩冥福。因而篤信佛教，建造佛寺。甚至開鑿石窟，雕塑佛像，繪製壁畫，以示虔誠。

中國佛教來自印度，附托於佛教而來的則是佛教藝術。印度佛教藝術，大別之則爲希腊佛教藝術（即犍陀羅藝術）、與印度佛教藝術。——犍陀羅文化，乃係繼承希腊文化，爲歷史上第二世界文化。所謂犍陀羅，即是阿富汗及柏沙瓦爲中心的犍陀羅平原，在印度西北部，西元前四世紀半，希腊亞力山大率師東征，止於印度，便在這裡建立城市，將希腊文化播散於印度，而印度佛教藝術遂與希腊藝術融合，產生另一種體式，藝術史家稱之爲犍陀羅藝術。此一體式之藝術，不僅兼蘊希印藝術精神，抑且融有大夏、波斯、安息等藝術素質。西元前後，大月氏君臨大夏、越興都庫什山、征服犍陀羅平原，定都於柏沙瓦，皮信佛教，廣事建築，雕刻佛像，史稱印度月氏藝術，亦即犍陀羅的黃金時代。

此期影響印度藝術，產生兩系，即摩揭陀式與摩頭陀式，二者分明對立。待至笈多王朝（西元三〇二年）以摩揭陀爲中心，統一印度，印度本身的藝術形成，乃與犍陀羅藝術先後依附於佛教傳入中國。其東傳之途徑，一循舊有「絲路」，一由緬甸至雲南，入巴蜀，出漢中，下長江，轉匯於金陵。一經海道至安南或廣州，循西江、灘江而達桂林，經湘水流匯於長江流域。一經爪哇、馬來半島北上，至於閩浙蘇魯等處，匯於建康。由此四路入於中國各地的佛教，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不論在義理或藝術上都予以包含孕化，提向更高的境界。它一面以中國的人性精神與佛性相結合，同時又融入中華民族的優美情操與恢宏的氣度，使佛教藝術衍爲純中國之創型。此即歷史上所譽稱的第三世界文化——大唐文化。

就佛教藝術之分類言：約可別爲建築、雕塑、繪畫、書法、印刷、工藝數種。自漢永平十年佛教正式傳入後，固已携來佛之圖像，並建有寺院，從事譯經寫經工作。其後，寺院先後興建於全國各地，自三國東吳大事建築，至南朝末期，金陵附近，已達四百八十寺。北魏亦有寺達一萬二千七百二十七，可謂興盛之至。佛寺塔雖由 Stupa 變化而成，實際則爲周秦以來樓閣建築之暗示而成爲中國之塔。是時，雕塑佛菩薩像，繪製經變故事，抄寫經文，刻印佛典，精製法器、供具等，隨之而興。其最動人心魄的，則是鑿石開山，因崖結構而成的石窟寺。六朝以來，陸續開鑿的有山西大同雲岡、太原天龍山，河南的洛陽龍門、北響堂山、鞏縣，河北的南響堂山，山東的雲門山、駝山，甘肅的敦煌、安西、麥積山，四川的大足、廣元、嘉定，廣西的桂林、西山，湘江的雁峯，江蘇的棲霞山等等。皆屬內鑿石窟，精雕佛像。石佛造像之高者達七十尺，數量之多，無從統計。甘肅地區的洞窟，則以壁畫彩塑爲主，而爲洞窟藝術增益其內涵。

畫史記載，歷代名家多作寺院壁畫，其尤著稱的有顧愷之、陸探微、謝靈運、張僧繇、曹仲達、楊子華、田僧亮、袁子昂、吳道子、李公麟……諸家，但因佛寺爲磚木所造，每易毀於兵燹水火。獨西陲的敦煌、安西等石窟的畫壁與彩塑，倖免災厄，燦然存在。而其風格之逐漸由域外轉向中國，乃

有迹象可循。

石窟寺一如其他的佛寺建築，本質上與中國宮殿官衙異曲同工。而山門、樑柱、石欄、佛龕等處裝飾，初則採取外來藝術的成份，東西魏分立後，入於北齊、北周，漢化的程度日深，建築的裝飾以及石佛造像，已融和了印度希臘風、笈多風、中國風。最明顯的例證，則是天龍山的石窟。唐宋而後，中國風格顯現，佛菩薩像、經變、供養人等，其造形、服裝、器用、多屬中國化。此時之佛教藝術，已衍爲中國之佛教藝術。至於塑佛，東晉戴逵父子，由泥塑而發明夾紵、北朝李雅、張岫先後塑嵩山少林寺佛像與安陽萬佛溝石窟佛像。唐時楊惠之塑像傳神，爲後世塑佛，奠定了良好規範。

石窟佛教藝術，相當豐碩。敦煌寫經，自屬歷朝寫經生所書，書風代有所變。龍門造象，書法之可觀者達五百品，精選之得二十品，堪爲北朝書風之代表。而敦煌石室所藏之唐懿宗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价爲二親造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印子，爲楷書雕版，古拙質樸，駕乎宋版之上。以言我國印刷，此乃具有歷史價值之資料。

唐代前後，佛教與民間生活相結合，在工藝方面，固然大量地製作法器與供具，而一般的生活器用，也都滲入佛教藝術的成份。如陶瓷、金屬器皿、漆繪、玉石器、竹、木、牙、骨乃至泥雕、織綉、服飾，其內容、造形與裝飾，幾乎都與佛教思想及生活有關。宋代因之，直至目前，即或略有變易，而佛教影響的因素，仍不難判知。

自元代始，西藏的密教流行於西康、青海、雲南一帶，密宗佛畫繪製日多，銅鑄佛像也普爲供養，而法器與供具，製作尤爲廣泛。明清以來，密教流向內地，其藝術品隨之而至。密教繪畫多用絹地施重色如青綠、朱砂、金粉，交錯敷着，工緻鮮麗，而富神秘味。其佛旛刺綉之明艷，法器、供具之鑲嵌，無不恭愼製作，莊嚴而華美。

中國佛教藝術，源自印度，而自唐代以後，便不斷創造，確立中國佛藝之範型。且向東北亞流傳，造成極大的影響。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一位集郵者的意見

曹永達

我覺得在我這一生當中，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光榮的時刻。能夠站在各位面前說幾句話，眞是使我感覺到光榮和興奮。

我集郵的經歷很短，而且今天我所拿出來展覽的「釋迦牟尼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專集」只有三十一框，共計一二六枚，數目不多，實在談不上什麼展覽。

關於陳列的「釋迦牟尼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的來歷，我還有一段小小的因緣可以報告各位。這些郵票都是在民國四十五年到四十六年之間發行的。當先嚴在民國四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逝世的時候，按照閩南家鄉的習慣，總是要給我們兄弟姊妹一些「手尾錢」。於是我們每個人都分到新臺幣二千元。這些「手尾錢」雖不能算多，但是一種象徵性的，有鼓勵性質，其用意是以這些小錢給我們做小資本，發展到大資本，當時我收到以後還不知道如何去運用。佛教是我們曹家歷代信仰的宗教。先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逝世時恰值東南亞以及本省各地都在出售釋迦牟尼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我見到這些郵票以後，心想要永遠紀念我心坎裏的先嚴，最好把手尾錢全部購買郵票，保存起來，永誌不忘，於是就在五十年左右向各方收集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現在算起來已經有十五年了。這些小小的郵集陪我來懷念先嚴，睹物思親，眞有不勝今昔之感。與其我一個人欣賞，不如大家來欣賞，所以今天我想把這些郵票在展覽以後全部捐獻與郵政博物館，以供民衆欣賞。我一個人欣賞，郵票的價值只不過二千元，雖然隨着歲月的增加而漸漸漲價，但還是有限。當初我用手尾錢買那些郵票來紀念先嚴一人，現在數千數萬的觀衆以及集郵朋友都來共賞。我深信這個意義與價值遠超過當初的二千元十倍百倍都不止。希望我這一點小小郵集能夠拋磚引玉，將來有更多的集郵家爲佛教捐獻一點多餘的郵票，他的功德是不可思量的。

近幾年來，在中南半島上，曾經發行過釋迦牟尼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的那些國家，一直艱苦抵抗共黨侵略，而烽火連天最後仍被赤化。人民失去信仰自由。我們生在自由中國，同樣的佛教徒還

能安定的生活下去，這是我們的一大幸福，也是故總統　蔣公的恩德澤及後世有以致之。

最後我希望郵政當局在適當的時期，能發行幾枚以佛教爲主題的郵票，其意義更爲深遠。同時更希望集郵家能化私爲公，爲佛教事業效力，區區獻出菲薄，聊表提倡而已。

——講於六十四年佛誕節，由郵政博物館主辦之「各國佛教郵票及圖像展覽」開幕典禮。

（編者按：本文作者為一虔誠佛教徒，來稿當時因稿擠未能刊出，最近整理舊檔發現，此文細讀後內容甚有價值，故予補刊，具見集郵界善心人士亦大有人在爾。）

附記

釋迦牟尼佛誕二千五百年紀念郵票目錄：

發行國	發行日期	司各脫號	枚數
緬甸BURMA	1956年5月24日	#159～162	4全
柬埔寨CAMBODIA	1957年5月12日 3月15日	#62～64 B5～B7（慈善票）	6全
錫蘭CEYLON	1956年5月23日 5月10日	#332～333 B1～B2（慈善票）	4全
印度INDIA	1956年5月24日	#272～273	2全
日本JAPAN	1959年3月27日	#666	1全
寮國LAOS	1956年5月24日	C20～C21（航空票）	5全
泰國THAILAND	1957年5月13日	#321～329	9全

7個國家：普通郵票24枚，航空郵票2枚，慈善郵票5枚，總計31全。